

文學新鮮貨

臺灣文學在國際發光

瑞典蟬獎與臺灣文學

文 | 劉玉雯、王嘉玲、蕭安凱 (臺文館)
圖 | 臺文館

Taiwan Literature Seen Overseas: The Cikada Prize and Taiwan Literature



「飛越文學天際——臺灣文學在瑞典」特展介紹蟬獎獲獎詩人楊牧、陳育虹尋找人生真善美的詩歌世界，與著名瑞典漢學家馬悅然推動臺灣文學外譯的貢獻。

2022年，臺灣詩人陳育虹榮獲瑞典蟬獎 (Cikada Prize)，是繼詩人楊牧 2016 年獲獎之後，再度讓臺灣文學名揚國際的詩人。2023 年 11 月 21 日，國立臺灣文學館辦理瑞典蟬獎贈獎典禮，瑞典學會 (Swedish Institute) 代表陳安娜博士 (Dr. Anna Gustafsson Chen) 遠道前來贈獎。臺文館相當重視臺灣文學再度在國際發光的契機，因此與贈獎典禮同步，於當天辦理「臺灣文學翻譯論壇」，並且在臺北分館「臺灣文學基地」推出「飛越文學天際線——臺灣文學在瑞典」特展，向大眾介紹臺灣文學與瑞典的特殊因緣。

瑞典蟬獎與臺灣： 從陳育虹獲瑞典蟬獎談起

瑞典蟬獎，是瑞典為紀念 1974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瑞典詩人哈利·馬丁森 (Harry Martinson, 1904-1978)，於 2004 年其百年冥誕所創立之獎項。馬丁森 1949 年以第一位勞工階級作家身分當選瑞典學院院士，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目睹戰爭的殘酷與浩劫；1952 年底美國成功製造出威力更甚原子彈的氫彈，馬丁森極度不安，開始動筆寫長詩《阿涅亞拉號》(Aniara)，描述地球因核爆、環境污染、自然災變等問題，不再適合居住，其中一批準備移民的人類搭乘太空船「阿涅亞拉號」前往火星，卻於半途迷航，不知所終。《阿涅亞拉號》前 29 章率先發表在詩集《蟬》；雖然對人類社會充滿危機感，馬丁森終究在蟬聲中看到一絲希望。馬丁森最受矚目的詩作，是那些對大自然微物細膩觀察，並且折射出宇宙哲理的作品，強烈的人道關懷與社會涉入，是 2004 年「蟬獎」設立的最重要的精神。

蟬獎推薦人陳安娜表示，陳育虹的詩作融合了音樂性、人類感官與對自然的敏銳感受，具備馬丁森的文學內涵而獲肯定。陳育虹亦發表得獎感言，指出 1953 年馬丁森寫下《阿涅亞拉號》，七十年後的現在，他恐懼的問題依然困擾著我們，作為詩人，「我們要把這些事情，感受到了，消化了，然後寫下來」。陳育虹的獲獎讓臺灣文學同享榮耀。

「飛越文學天際線 ——臺灣文學在瑞典」特展

臺灣文學基地推出的特展，主要呈現瑞典蟬獎臺灣得獎者楊牧、陳育虹尋找人生真善美的詩歌世界，並特別介紹瑞典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審暨漢學家馬悅然 (Göran Malmqvist)，於臺灣文學研究與翻譯的重大貢獻。

1980 年代，馬悅然與臺灣文壇密切交流，先後翻譯商禽、紀弦、洛夫、余光中、痲弦、楊牧詩作，2016 年更推薦楊牧獲瑞典蟬獎，功不可沒。2022 年陳育虹獲獎，象徵臺灣文學在瑞典的傳承。

楊牧 (1940-2020) 為臺灣作家首位蟬獎得獎者，一生創作逾 60 年，代表作品《楊牧詩集》(I/II/III)、《長短歌行》、散文集《一首詩的完成》、《奇萊前書》、《奇萊後書》等，被譽為華中最有希望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之一。推薦人馬悅然曾言：「在人生起伏中尋找美、尋找真理，是楊牧詩作的中心思想。」於創作中面對生命的真知灼見，充分展現出蟬獎的核心精神。

2022 年陳育虹 (1952-) 獲獎，為首位獲此殊榮的臺灣女性詩人，著有詩集《關於詩》、《其實，海》、《索隱》、《之間》、《閃神》、《霞光及其它》等，推薦人陳安娜認為詩中富含音樂與感官性特質，混融了對大自然的敬畏與發現之喜悅，充分具備哈利·馬丁森的文學內涵。

「臺灣文學翻譯論壇」 在臺文館

「臺灣文學翻譯論壇」由臺北醫學大學副校長張淑英，以及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系副教授伊恩 (Dr. Ian Rowen) 主持；與會者包括瑞典漢學家與譯者陳安娜、荷蘭譯者馬蘇菲 (Dr. Silvia Marijnissen)、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所長路丹妮 (Dr. Táňa Dluhošová)、甫獲臺法文化獎的法國里昂第三大學語言學院副院長關首奇 (Dr. Gwennaël Gaffric)；光磊國際版權公司創辦人譚光磊；作家陳育虹、李昂、陳文芬及陳思宏。論壇上半場由譯者及版權經紀人討論「臺灣文學的國際翻譯現況」；下半場則由作家們個人的國際經驗出發，分享他們與世界思潮的交流與互動。



瑞典蟬獎贈獎典禮：左起瑞典臺北辦事處 Sophia、瑞典蟬獎推薦人陳安娜、詩人陳育虹、林中力館長。

臺灣文學的國際翻譯現況

來自捷克的路丹妮分析《台灣文學英譯叢刊》(TLETS) 的翻譯與編輯取向，發現這份刊物翻譯的文類以詩為大宗，其他文類有散文、詩、短篇小說等；而被翻譯的作家群，則以出生戰後的本土作家為多數，與主編的出生年代接近，並與主編有較密切的關係；在性別上，則以男性作家為主。路丹妮認為，編者與譯者對於「打造」臺灣文學的國外版圖具有影響，因此她期許未來有更多不同的臺灣文學外譯作品，不同的文學聲音，以減少文學輸出的選擇性偏見。

荷蘭的馬蘇菲是目前荷蘭唯一的臺灣詩譯者，曾翻譯包括陳黎、商禽、楊牧、夏宇、洛夫、隱匿、葉覓覓、余光中等詩人作品。馬蘇菲的學術專長為臺灣詩，雖然華語作品在荷蘭是小眾出版品，但她仍盡力翻譯並推廣臺灣文學作品，包括邀請瑞典蟬獎得主陳育虹至荷蘭與當地讀者實際交流。馬蘇菲指出臺灣文學外譯有兩個階段的挑戰，其一是翻譯與出版，其二是推廣與行銷。

身兼譯者身分的關首奇，從 2015 年起擔任法國亞洲書庫出版社「臺灣小說系列」總編輯，該書系已出版 10 本臺灣文學作品。身為總編輯的任務之一，就是媒合臺灣文學作品與譯者。談到臺灣文學的推廣，關首奇稍稍改變翻譯策略，從早年翻譯《悲情城市》，到晚近考量市場與讀者接受面向，他多選擇解嚴以後，尤其 2000 年以後的作品，並認為這些較為年輕的作品在文學形式與主題的繁複性上有更突出的表現。此外，關首奇認為「文學節」(festivals) 對於出版商至為重要，雖然臺灣小說不走大眾化市場，但透過文學節，能夠讓臺灣作家與法國讀者見面交流。

瑞典蟬獎評審、同時也是譯者的陳安娜表示，1990 年代是臺灣文學在瑞典的濫觴，馬悅然翻譯商禽詩選，臺灣文學才首見於瑞典，此後羅德堡 (Lennart Lundberg) 翻譯李昂《殺夫》、馬悅然出版重要詩選《臺灣的九個聲音》(Nio röster från Taiwan) 與《楊牧詩選》(The Green Knight)。其他瑞典譯本，則有林海音《城南舊事》、吳明益《複眼人》與《單車失竊記》。陳安娜表示，除了馬悅然，瑞典至今

沒有積極推動臺灣文學的漢學家或出版商，正如馬蘇菲所言，翻譯、出版與推廣需要形成網絡系統，才能有效推動進入瑞典本國市場，若有英譯本先行，瑞典譯本的可能性或可稍微提高。

作為國際版權經紀人，譚光磊從市場角度分析國際閱讀潮流、出版品與外譯作品的觀察。他指出兩個重點：首先，亞洲作家近來愈來愈熱門，但「亞洲作家」所指的通常是亞裔、日本與韓國人，而非臺灣；國際社會在文類的接受度上，以浪漫奇幻 (romantasy)、逃避小說 (Escapism)、驚悚、懸疑小說、犯罪小說、科幻、架空歷史小說 (alternate history) 較為熱門。此外，他也提醒，推廣外譯作品，譯者、出版商、版權公司等，這些人必須成為陣線聯盟，才能讓外譯作品「環遊世界」。

臺灣文學與世界思潮的交流與互動

陳育虹以自己的經驗，從閱讀、創作、翻譯、被譯、交流，既線性但又互成網絡關係談起。她表示，在沒有創作系所的年代，她個人的創作經驗，如同自學而成的馬丁森一樣，皆由自身的閱讀經驗而來，因此創作所反映的是她的文學、人生與文字的經歷。然而，身為譯者，必須要在兩種語言 (翻譯語/目標語) 之間不斷斟酌，而譯詩則需要第三種「詩的語言」。她引述馬悅然的看法：「譯者應該是工匠或演員，有自我否定的美德，也絕不試圖超越作者。」由於自身的翻譯經驗，她認為自己的作品被翻譯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李昂仍是臺灣至今有最多外譯本的作家，她談到自己早年推廣外譯作品都是靠自己的努力，不像今日有版權工作者的協助。尤其當年《殺夫》出版外譯本，甚至受到國內輿論的箝制，認為該作品會讓臺灣的國際形象受損；然而 1980 年代正逢全球女性主義興起，《殺夫》引起一些外國譯者的注意。時過境遷，臺灣因地緣政治與國際軟實力的重要性，國際社會對臺灣矚目，以及國際推廣的重視，

還有版權工作者的協助，讓臺灣文學推廣和三十多年前不同。

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夫人、現任「瑞典臺灣人新生社長」的陳文芬，了解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機制，她從諾貝爾文學獎的歷史脈絡，勾勒瑞典 (高本漢、馬悅然)、捷克 (普實克) 漢學家的傳承與代表人物。從諾獎的機制，她提出了「文學地圖」的概念，亦即：當一個人得獎，由這個人所輻射出去的文學地圖自然會浮現，此外，不同的文學工作者各自在自己的領域耕耘，將這些領域連結起來，也是一幅文學地圖。她舉例，馬悅然與向陽、奚密合編的《二十世紀臺灣詩選》，就是一幅臺灣文學地圖。

最後，陳思宏從「讀者」的角度，分享他在德國的觀察。他指出，近年因政治情勢的緣故，「臺灣」開始大量出現在德國益智節目與新聞中，德國人對臺灣愈來愈熟悉，但是「臺灣文學」的德文譯本則沒有跟上這股潮流。他以大型書店 Dussmann 為例，書店內只找得到吳明益《複眼人》與自己的《鬼地方》，連鎖書店 Thalia 則都沒有。然而近年中國文化單位與連鎖書店合作，成立「中國專區」。他表示，在德國，英美文學翻譯仍是主流，亞洲文學不易進入德國，臺灣文學更是困難。他最後呼應關首奇「文學節」的看法，認為作者應該到現場與讀者交流，推廣自己的作品，增加曝光率。這個觀點，其實也可視為「文學地圖」的一片拼圖。